

米兰冬奥会单板大跳台摘铜 苏翊鸣夺中国队首枚奖牌

7日在米兰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中，中国的卫冕冠军苏翊鸣以总分168.50分夺铜，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赛事的首枚奖牌。

在难度飙升的激烈竞争中，日本选手木村葵来和木俣真凭借更稳健的发挥包揽前两名。四年前，苏翊鸣在北京冬奥会上凭借两个1800旋转动作夺冠，四年后在米兰，1980旋转动作几乎成为每名决赛选手的必备技能。苏翊鸣三跳都完成了1980，只是第二和第三跳都出现了手扶地的失误。

“能够站上领奖台，我觉得更多的是为自己骄傲。今天不管什么成绩，我可以说付出了全部，没有任何保留，也没有遗憾。”苏翊鸣在赛后表示。

决赛共进行三轮滑行，取其中两轮最好成绩相加排名。按照规则，前两轮按照资格赛成绩倒序出发；第三轮出场顺序改为前两跳总分倒序，这也让比赛悬念一直延续到最后一跳。

苏翊鸣在首轮滑行选择正脚内转1980的动作。他起跳充分，抓板干净，稳稳落地后获得88.25分，在所有选手中暂列第二，仅次于拿到89.00分的木村葵来。第二跳，苏翊鸣在完成反脚内转1980落地时双手扶地，仅得到73.75分。

两轮结束，苏翊鸣总分162.00暂列第二，排在获得171.50分的木俣真之后，两人得以在第三轮最后两位出场。木村葵来由于第二跳出现失误，排在倒数第四个出场。

进入第三轮，比赛形势再次发生变化。美国选手奥利弗·马丁的第三跳得到83.50分，总分达到163.00分，反超苏翊鸣。稍后出场的木村葵来更是以一个高质量的反脚



单板滑雪项目男子大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苏翊鸣获得铜牌。

内转1980动作拿到90.50的高分，总分升至179.50，反超所有选手来到第一。

当苏翊鸣登场时，他需要在第三跳中得到74.75分才可站上领奖台，而要想实现卫冕，至少需要拿到91.25分，且还得看随后出场的木俣真的表现。

最后一轮，苏翊鸣继续选择反脚内转1980的动作，但在落地时双手还是轻微触地，得到80.25分，最终以总分168.50分锁定铜牌。

压轴出场的木俣真尝试冲击一个正脚内转2160的动作，但是得分未能超过前两轮，最终总分定格在171.50分，获得银牌，木村葵来摘得金牌。

本次比赛体现出日本队在该项目上的整体优势，4名参加资格赛的选手全部跻身决赛。而当资格赛排名靠前的荻原大翔和长谷川帝胜在决赛中出现失误时，另外两名日本选手依然凭借稳定发挥包揽了金、银牌。

接下来，苏翊鸣还将参加坡面障碍技巧项目的争夺。他表示，随着大跳台比赛结束，自己也能以更加轻松的心态投入接下来的比赛了。

“现在我终于不用再背负‘卫冕冠军’的压力了，可以以挑战者的身份去享受之后的训练和比赛，把压力留给别人。”苏翊鸣说。

中国队无缘花滑团体赛自由滑 金博洋“享受” 冬奥无遗憾

在7日进行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赛男子单人滑短节目比赛中，中国队老将金博洋发挥稳健。但由于整体实力的差距，中国队仍以总分14分排名第八，无缘下一阶段的自由滑/自由舞比拼。

花滑团体赛共10支队伍参加，6日先进行了冰舞韵律舞和女单、双人滑短节目比赛，中国队暂列第九。

7日的男单短节目比赛中，金博洋第四个登场，以一套流畅又舒展的表演赢得84.15分，位列第七。他的表演结束后，现场镜头扫过观众席上的隋文静，只见她眼含泪光。

28岁的金博洋说：“我觉得今天的发挥非常棒。比赛以及赛前上冰练习的时候，都有一种释放的感觉，让我更加开心地去融入、去享受自己的第三届冬奥会。”

谈及团体赛名次，他表示：“大家表现得都没有什么遗憾，所有人都很拼，昨天隋姐(隋文静)他们上场前打了五针封闭，我觉得意志力非常大。所有人都展现出了中国冰雪人的精神。”

日本选手键山优真收获108.67分，力压美国名将马里宁排名第一。

至此，四个单项的短节目/韵律舞比拼全部结束，总积分前五名的队伍晋级下一阶段的自由滑/自由舞比赛。美国队以34分位居榜首，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和格鲁吉亚队分列第二至五名，中国队积14分排名第八。

从意外受伤到冬奥首秀 杨滨瑜和风声较量

很少有人知道，三年前，正当她全力备战米兰冬奥会时，一场意外事故，险些让杨滨瑜永远告别心爱的冰场。7日，米兰速滑馆首场比赛拉开帷幕，“00后”小将杨滨瑜作为首位登场的中国队选手，站上了女子3000米赛场。

第四组出场的她走上内侧赛道，看台上随即响起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不少观众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一遍遍高喊“加油”。

杨滨瑜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将心中的激动与紧张悄悄平复。随后，她抬起手臂，微笑着向观众挥手致意。

发令枪响，俯身、抬手、蹬冰、出发，一系列动作如行云流水，冰刀划破冰面，伴着风声，载着她向梦想滑行。

速度滑冰3000米项目，选手需在赛道上完成六圈半的滑行。与杨滨瑜同组出发的法国选手薇奥莱特·布朗，在前2200米始终紧随其后，直至最后一圈的最后关头，才以微弱优势实现反超。最终，杨滨瑜以4分07秒62的成绩完成了自己的冬奥会首秀，在20名参赛选手中位列第17名。

速滑女子长距离项目并非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赛后面面对采访，杨滨瑜语气坚定：“总结了很多经验和不足，也是给未来的自己铺垫一些动力，不断学习、突破，(希望未来)能够赶超她们。”

中国自由式滑雪坡障队：历史性突破有“秘诀”

在7日进行的米兰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以下简称“坡障”)预赛中，3名中国选手晋级决赛，创造了队史之最。据队员们和领队介绍，取得突破的原因之一是通过逐雪而训、密集参赛，补强了曾经的“雪感”短板。

中国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国家队(两个项目共享一个奥运资格)此次历史性地拿满了4个冬奥会参赛名额。在7日的比赛中，不仅谷爱凌以第二名晋级，刘梦婷和19岁的小将韩林杉也闯入了决赛。这一结果令人惊喜，但却已谈不上少见——近几年的世界杯分站赛赛场上，这支中国队持续派出多名运动员参赛，队员渐成决赛常客，甚至屡获奖牌。

曾在2024年江原道冬青奥会坡障赛夺银的韩林杉对记者说，其竞技状态的稳定提升来源于对世界各地滑雪公园更加“见多识广”了。

“米兰周期开始时，我们每个雪季大约外训两到三个月，到冲刺阶段后，已经达到了四到五个月。”韩林杉说，“非雪季的时候，我们会在成都的旱雪气垫训练设施，或

者一些室内雪场练习作为技术储备，但感觉提升最大的环节还是需要去室外的、更大的滑雪公园。”

曾获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的刘梦婷也对记者说，此前她在坡障道具区的发挥一直不太理想，在加强多样化的道具练习后，这个赛季基本能做到稳定发挥。

中国队主教练科尔·德里克曾在江原道冬青奥会期间向记者介绍，中国队员的天赋和刻苦精神不错，短板是上雪时间不足，对世界各地不同场地及雪况的理解不够多。

“包括我在内的欧美运动员，在三四岁的时候就上雪了，然后开始玩公园，但中国孩子们可能得到十几岁，这个时候欧美运动员已经积累了充分经验，然后才转向更专业的竞技训练。这就是差距产生的原因。”科尔当时说。

中国队领队李治介绍，米兰周期的逐雪而训，就是要狠补“雪感”短板：“在蹦床和气垫上开发出的新动作、上的新难度，必须要拿到雪道上、不同的道具上去检验。”

她认为，这除了技术上的原因，心理因素也非常重要——由于坡障和大跳台类项目具有一定危险性，而模拟训练设施相较雪道有更多保护措施，如果不能及时转向雪上训练，运动员就无法突破心理瓶颈。

“国外的滑雪公园目前仍领先太多。比如我们在瑞士的训练雪场，道具区几乎每周都会做更新。这是因为当地的自由式滑雪爱好者更多，竞技训练营也比较多，因此雪场负担得起维护这些设施的成本。”她介绍说，目前国内最适合修建大型滑雪公园训练设施的雪场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但仍需要解决成本和营收平衡的问题，以及更为关键的医疗救助难点。

常年在外漂泊，李治表示队员们和教练员、保障人员都非常辛苦，但为了把更多队员带到奥运赛场，这一切都值得。

“你看这太阳，我们长期暴晒在高海拔山区的紫外线下，所以我在米兰冬奥会后一定得去做美容修复，这四年到处辗转真的是没机会做。”除了期待队伍在冬奥赛场上取得佳绩，李治还有这样一个小愿望。